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 四 次全体会议

1998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纽 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上午 10 时开会。

通知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一般性辩论的第一位发言者发言前,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我们大会堂面临的一些问题。

许多代表团在会议进行中任其携带式活动电话在大会堂鸣叫。一些代表团——更不用说大会主席本人了——都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并已表达它们的不快,因为在进行辩论时电话铃响破坏了会议井然有序地进行。在这方面,我要敦促这些代表团在大会堂时关掉他们携带式移动电话的鸣响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也曾就这个问题发出通知,我对各代表团遵守这项要求不胜感激。

我还注意到,有些代表团成员在进行一般性辩论过程中用闪光灯给发言者照相。这不仅扰乱秩序,而且也有悖于既定的安全惯例。在这方面,我要提醒各位成员,秘书处新闻部摄影师将为图片存档目的给历次辩论的所有发言者拍照。这些照片可向新闻部摄影科索取。但是,如果与会者愿确保给代表团某一成员拍照,他们可以直接同摄影科联系,或通知会议干事。会议干事将作出必要安排。

鉴于几个会员国已对这些问题表示关切,为了以更井然有序的方式主持我们的会议,我认为有必要提请大会注意这些问题。我指望在进行大会全体会议方面得

到所有与会者的支持。

议程项目 8 (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是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 Kubanychbek Jumaliev 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Jumaliev 先生(吉尔吉斯斯坦)(以俄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吉尔吉斯斯坦主权国家代表团、代表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Askar Akayev 先生及我本人对召开有关毒品问题的大会本届会议向整个国际社会深表感谢。

我完全同意并支持前几位发言者就管制麻醉药品及其先质问题所表达的关切和震惊,以及有关加强国际合作,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其成份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日趋增加的分销的观点。

吉尔吉斯共和国毒品走私情况目前的突出特点是迅猛增长,决定这种增长的有以下几个因素:阿富汗鸦片通过塔吉克斯坦过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领土,并随后运往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欧洲各国;共和国境内存在大面积高含量四氢大麻酚和麻黄素的大麻疯长区,以及出现新的合成毒品办法,其中包括从化学试剂中合成毒品。

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确保执行有关管制麻醉药物的各项著名国际公约,我们已于 1994 年春季加入这些公约。在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先质的合法与非法贸易方面正在建立必要的立法基础。目前

98-85429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正在成功利用国家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先质清单,只有在许可证制度基础上才能出口和进口、制造和生产这些项目。今年 4 月,吉尔吉斯斯坦成了通过有关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先质问题特别法案的第一批国家之一,该法案同我国新的刑事法典一起,适用于合法和非法贸易的一切方面。

为了执行我国在麻醉药物管制领域的国家政策并根据 1961 年、1971 年和 1988 年联合国各项公约的规定,吉尔吉斯斯坦是五年前在其政府内设立一个特别机构,即国家麻醉品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该委员会在这方面具有充分广泛的权力。此外,打击和管制合法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是指定给内政部、国家安全部和卫生部以及国家海关委员会的日常任务。

自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我们在包括管制麻醉药品的具体领域中一直推行发展和加强广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政策。我们与一些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以及其它亚洲和欧洲国家—德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捷克共和国—以及有声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各机构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许多其它组织签署了协定。吉尔吉斯斯坦还是 1997 年设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国际药物管制委员会的发起国。

同时,必须注意到,尽管我们采取了这些步骤,毒品局势继续恶化。这是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原因和因素造成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邻国的复杂国内政治局势。毒品、武器、被迫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不断通过戈尔诺-巴达赫尚过境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区域其它国家—并在那里进入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欧洲甚至美利坚合众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是印度大麻脂上瘾者原料的主要来源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益于野大麻生长的吉尔吉斯斯坦环境和气氛的结果,野大麻在我国领土相当大地区生长。加上生活水平差,这使整个家庭从事犯罪的麻醉品生意。在这方面,一个合作重要领域可以是捐助国参加进行摧毁野大麻的有利环境办法的大规模科学研究。

吉尔吉斯斯坦十分关切非法贩运强效合成麻黄兴奋剂的新现象,这种兴奋剂既可用含有麻黄素的药物,又可用草麻黄植物制作,我国盛产草麻黄。主要危险是它可在家里用相当原始的技术合成。

毒品扩散问题最近十分严重,没有大量捐助国支持和额外援助,吉尔吉斯斯坦和该次区域其它国家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和无法预测的局势。我们迫切需要就下列议题制订并进行一系列特别方案:减少毒品需求;改进先质管制;训练能够进行这项管制工作的工作人员;制订并协调中亚国家的国家立法,以便具有解决该问题的协调对策;并且获得在海关控制点高效率分析先质的设备。

在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呼吁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其努力和能力,与国际组织密切交往并合作以打击毒品扩散及其破坏性社会经济后果。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一国努力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区域、次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共同努力。

本届特别会议对于本组织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并相信,面对世界范围麻醉品扩散对全人类构成的危险,所有国家的利益将是一致的,将作出积极解决困扰全世界的这些问题的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理的发言。

大会现在将听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尊敬的巴斯迪奥·潘戴阁下的发言。

潘戴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敬佩你正在发挥历史性作用,主持专门讨论打击全球毒品灾祸的大会本届独特的特别会议的审议。

首先,我还愿感谢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罗·庞塞·德莱昂先生和墨西哥政府,墨西哥政府的主动行动导致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

1996 年我在大会第五十一届常会的发言中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传统的国家和国际结构日益不足以对付目前的全球现实,民族家必须找到让出部分主权的可接受方式,以便有效处理跨国性质的事例和问题。

当时我指明滥用毒品和贩运毒品是对我们社会稳定和完整性构成特别威胁的主要跨国问题之一,并是需要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作出有效和一致反应的问题。

还请允许我回顾,1989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前总理、尊敬的阿瑟·拿破仑·鲁滨逊采取行动恢复联合国对设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种反人类灾祸的严重性以及在国际一级有效处理它的必要性。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未能免受毒品问题的普遍和破坏性影响。的确,同相关的有组织犯罪问题一起,它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我国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我们的两岛屿共和国特别脆弱,地处加勒比一连串岛屿的最南端,离南美大陆只有 7 英里,因此从一些主要可卡因生产地区容易到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是加勒比盆地组成部分,该盆地包括 300 万平方公里,成百艘小型捕鱼船、货船和游轮、快艇和游艇每天穿过。例如 1997 年,据统计每天 893 艘船只通过我国领水。当我们考虑到毒品贩运者可能在这里从事交易,有效地监测和管理这种海上运输所需的巨大努力,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过去十年非法交易的变化为本区域造成了新的和复杂的问题。我们因此经历重大犯罪的增加。贩毒集团利用失业人员,既作为可利用的劳动力,又是一个消费市场。在我国,我们还看到吸毒成瘾率急剧上升,特别是在我国的青年中。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不得不把更多资源从其他更加迫切的发展需要方面调走,用于扫毒工作以及与毒品一起产生的贫穷文化。

由于非法贩毒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威胁不断增长,这就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在面临的严峻现实。

然而,这并不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专有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毒品祸害的影响,它正威胁着我们青年的未来,破坏我们的社会。有目的的采取行动解决这一祸害已经成为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事实上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认识到这一责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 1995 年就职以来,已开始一项积极和全面的行动计划,旨在制止

非法毒品买卖,重新掌控我国的边界、领海、街道和那些迄今可能已成为毒枭轻易目标的机构。实际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斗,保卫我们的“主权”不让毒枭夺去。

在国家一级,我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机构,通盘协调打击毒品贩运活动的努力。已经起草一份全盘总计划,目前正在进行公众讨论。我们设立了一套有利的法律架构,以便进行起诉和调查。并且还通过了适当的法律,便利同其他国家进行司法合作和参加区域及多边机构。此外,目前已提交议会讨论和通过的立法将大大加强打击洗钱活动的规定。

我国还在区域方面积极努力,促进合作,打击与贩毒活动有关的跨国犯罪活动的增长。这方面,我们已通过《1996 年巴巴多斯行动计划》,作为区域有效的毒品管制合作的工具,最近我们还接受了 1997 年 5 月加勒比和美国首脑会议产生的进一步承诺。

作为我国打击洗钱活动区域承诺的一部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打击洗钱活动的加勒比财政行动工作组秘书处的东道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同加勒比共同体其他国家的政府、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合作,已设立了一个保护证人方案。我们还已决定建立一个刑事司法保护方案便利保密和安全保护证人、陪审员、司法及执法人员以及家属方面的合作。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对打击毒品贩运活动国际合作的承诺的最好例子或许就是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合作关系。我们两国之间已经签署了一项引渡条约和一项海上合作协定。

美国政府还一直在以下领域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供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加强我国的扫毒工作队,以提高诉讼的成功率;提供覆盖全国的雷达和其他设备,以便更加有效地通盘指挥和掌握海上及空中扫毒行动;提供船只,加强我国的海岸警卫队和海关海上拦截股;以及美国缉毒署还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设立办事处,便利两国之间和同该区域其他行政地区之间的合作。

我国政府还同加拿大和联合王国两国政府达成双边条约,我国还建立了一个缉毒混合委员会,加强同委内瑞拉的合作。

我们的行动已取得可观的成果。政府已经成功地起诉和引渡了主要毒品贩子,并取得法庭法令,没收通过毒品贸易所得不义之财。在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的协助下,我国还执行了特别针对我国社区特别需要的有意义的预防毒品方案。通过一项仍在进行的行动方案,使所有各军事和执法机构共同采取战略行动,我国已在镇压和减少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必须有一个强化、革新和支持的国际缉毒机构便利和支持各国政府的这种国家努力。这一战略必须包括一种更加平衡的做法,着重强调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全球战略还必须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就业方式,替代贩毒活动,并为那些容易滥用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物质的人造就选择。

因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政治宣言》,提出一项包罗万象的全球战略,提出一些大胆的目标以及实现日期。

我相信,通过这样持续和现实、确实的行动,又提供充分的资源,我们能够实现现实和可观的结果。

我们绝不能失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青年的未来。本论坛现在审议的可能是对整个人类最迫切的问题。

联合国已在全球各国人民之间维护和平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现在,这一民族大家庭的最高论坛开会制定战略,我们祷告这些战略能从毒枭统治的罪恶帝国手中夺回那些已在他们掌握之中的社区。

但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是对我们青年的责任;拯救地球上的青年永不成成为这些贪婪恶魔的牺牲品,这些恶魔正继续对在此所代表的所有国家进行他们的破坏性买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的发言。

现在大会聆听摩洛哥王国首相 Abderrahman El Youssoufi 先生阁下发言。

El Youssoufi 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代表摩洛哥王国政府,就萨尼·阿巴查将军逝世,将

尼日利亚人民和政府表示诚挚的哀悼。愿上帝欢迎他上天堂。

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向你表示,我深切感谢你为筹备这次大会特别会议所做的可嘉努力。我们愿对你的广博经验表示信任,它们将是确保本届会议成功的最好保障。世界所有各国人民对这次会议具有极大的希望。

我也要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表示我的敬意和感谢,感谢他就职以来所做的建设性和不知疲倦的努力。

毒品问题和滥用毒品近几十年来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给人类造成与政治冲突和经济及社会灾祸所造成的同样严重的危害。

毒品的多方面灾祸变成对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社会,不管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的威胁。它对各国人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且是社会恶化和退化的主要原因。毒品问题扩大了其地理范围,并且使其利润成倍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毒品贸易现在在国际贸易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军火贸易。

同样,现代通讯系统的发展有助于这一贸易很好地适应甚至更好地利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

合成药物和实验室生产的精神药物——这些药物比栽培而成的药物更加难以控制——的增加对国际社会在国际药物控制领域所作的努力构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应付药物问题所构成的多方面挑战,国际社会必须重新考虑其工作方法,这需要一项得到真正的政治意志支持并基于所有国家共同责任的合理的、全面的计划。目前局势的严重性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团结一致,勇敢地面对毒品灾祸,而不是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进行公开的对抗。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重申,寻求根本解决毒品灾祸的方法要求根据所有国家同声援的原则在双边一级以及多边机构内,尤其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行动。这种声援应反映在真正和有效的国际合作中,这将保证向那些其国民经济被打击毒品问题的努力所耗尽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援助和支持。

我们坚信,目前的局势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球性地处理毒品问题,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相互依赖性,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具,以便成功地采取有效行动。

因此,国际合作努力必须根本上旨在向那些在反毒品斗争中显示出坚定的意志和不动摇的决心的国家提供手段,使它们能够努力根除毒品种植、实现持久发展并打击所有形式的贩毒。在开展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同时根据大会的各项建议不干涉其内政。

摩洛哥着重履行它所签署的与毒品有关的国际公约、例如,1961、1971 和 1988 年公约中所规定的国际义务,过去几年来在打击毒品的努力中奉行一项明确和负责任的政策。这项政策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打击贩毒活动的努力,执行可持续发展方案,以及同各种各样的伙伴巩固国际合作努力。

关于打击贩毒活动的斗争,摩洛哥设立了一个国家药物管制部门,在这一领域发起了好几场运动。我要特别提到 1995 年发起的运动,摧毁了几个包括摩洛哥贩毒者和各种其他国籍的贩毒者在内的贩毒者网络。这场运动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并在国际上得到好评。

坚信需要根除这一灾祸,摩洛哥正进行不断的努力在受影响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方法是执行以替代项目为形式的综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

为此目的,摩洛哥于 1995 年设立了一个北方省份社会和经济机构,该机构得到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相当多资金。同样,摩洛哥努力扩大与各种伙伴——尤其是与西地中海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范围,努力打击贩毒活动,并增加某些发展项目的筹资。

尽管摩洛哥目前不是一个过境点,但要不是负责药物管制的国家机构的决心和警惕性,1997 年 7 月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本来会造成一场严重悲剧,当时国家药物管制机构没收了在运往欧洲途中被冲上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六吨可卡因。摩洛哥当局于 1998 年 2 月 25 日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区域代表和来自几个欧洲和美洲国家专家的面前火化了被没收的毒品。

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不管可能离毒品产生和消费地区多远,任何国家可能面临这种灾难。这清楚地表明紧迫需要加强多方面国际合作,以便处理毒品问题。

只要消费国不保证执行有效的政策减少需求,药物生产国的努力就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在这方面,对于一些国家正通过使所谓“软性”毒品的文化和个人使用合法化而开始针对毒品之害采取的新的方法,我们只能表示关注。如果消费国不同时进行平行努力以通过消除对这些致命产品的需求而铲除这种灾祸的根源,则所进行的缉毒斗争无论如何激烈,也无法实现理想的结果。

国际公众舆论正密切注视着本届会议的审议工作,并对我们的工作最终会取得的将使人类免于了一场毁灭性灾难的积极成果和建设性决定寄予厚望。因此,我们所肩负的历史性的责任,需要我们在全球及全面的国际合作框架内把我们的善意和政治意愿变为具体和确实的措施,以便我们能够一道怀着更大的信心和希望期待全人类的更美好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王国首相的讲话。

我现在请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Vartan Oskanian 先生阁下发言。

Oskanian 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1990 年,大会对滥用毒品和非法生产及贩运麻醉药品现象的大幅增加感到震惊。它意识到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所构成的威胁。近十年之后,这一问题和这种威胁均没有消失。相反,每个国家面对着这一日益增长的危害的现实情况。

我们所处的世界区域也完全相同。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处于过渡期的社会中,每天都意识到:新获得的开放社会的社会自由与不稳定、正在发展中的经济的不明情况混在一起,使我们各国中的很多人难以阻挡毒品的诱惑——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使用,而且还为了快速和轻易的财政收益。

亚美尼亚是如下三个主要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的缔约国:《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 年精

神药物公约》。亚美尼亚铭记这些公约,正努力扩大并加强其法律框架,以打击麻醉药品毒瘾和非法毒品贩运现象。根据 1961、1971 和 1988 年三项联合国公约的要求,已在很快将通过的亚美尼亚刑事法典的案文中列入八项新的条款。

亚美尼亚根据这些公约的规定,在其保健机构、化学工业及其科学研究中心,加紧控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物质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进口、出口、分销和利用的管制。然而,严重削弱的体制免责制,以及仍然发展不足的制定和宣传规则和规定的制度,阻碍了管制和监督进程。

对亚美尼亚过去五年中犯罪情况的分析表明,与麻醉品有关的犯罪活动有所增加。同 1993 年相比,这种犯罪增加了一倍半,而没收的麻醉药品数量则增加了三十倍。同时,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在亚美尼亚没收的 70% 麻醉品显然来源于我国之外。不幸的是,亚美尼亚已成为非法毒品贩运的过境通路。亚美尼亚缺乏必要的技术设施来充分抵抗这种贩运活动。

实际上,亚美尼亚认为当今的社会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有机会打击毒品泛滥,也就不足为奇。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才如此重要。通过本届特别会议所审议的各项文件,只会对我们特别是在洗钱活动、司法合作及控制化学物质和兴奋剂方面的斗争产生积极影响。

亚美尼亚目前正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我们在这样做时,考虑到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的工作所推进的全球毒品战略。我尤其把注意力集中于旨在减少青年及人口中极高危险阶层中毒品使用现象的方案。

在这方面,除今天正审议的《减少药物非法需求指导原则宣言》之外,我们认为把 1987 年于维也纳通过并随后在大会 1990 年的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重申的《管制药物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中阐述的目标列入我们的药品政策,是十分有益的。在这一点上,各个家庭、整个社会、各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确实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教育会在我们打击日益扩大的毒品需求的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

亚美尼亚诚如经济处于过渡期的所有国家,生活条件急剧下降。获得快速收入的动机十分强烈,并由于工作的匮乏和低工资而加重。此外,亚美尼亚的经济制度目前缺乏很多诸如保险、发达的劳务市场及稳定的社会安全基金等分散风险的机制。亚美尼亚政府意识到,这些情况使我们的官方机构难以抵挡腐败,并增加了洗钱和贩毒活动的潜在危险。

这些状况还使亚美尼亚和其他处于过渡期的国家难以为此斗争分配必要的财政和物质资源。然而,考虑到毒瘾的危险趋势和联合国各项公约的要求,亚美尼亚政府正制定打击麻醉药品的新的办法和政策。在内政和国家安全部内设立的一个打击非法麻醉品贩运的特别单位,将协调正在亚美尼亚境内进行的工作。

此外,还建立了有关不同方向的麻醉品贩运的电子数据库。这将有助于在本区域和其他地区对付非法毒品贩运的情况。它还将有助于协调内政部和其他单位在打击非法毒品贸易以及在它们需要交换情报方面的活动,并为合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该数据库将与类似的区域间网络联接,该议题已在各种独立国家联合体及黑海经济合作会议上进行了大量讨论。

亚美尼亚政府高度赞扬秘书长旨在加强联合国系统处理毒品管制和跨国犯罪的能力的努力。不幸的是,犯罪活动,尤其是这一具体的犯罪活动,与其他社会和经济趋势无甚两样,即它不顾国家边界也不承认任何文化和社会禁令。只有通过各个国家的联合努力及充分利用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恰当的多边机构,我们才能实现对毒品滥用和对毒品贩运的控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Kamal Kharrazi 先生阁下发言。

Kharraz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波斯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愉快地再一次真诚祝贺你担任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我也热烈祝贺主席团和秘书处所有成员。

我谨借此机会表示赞赏和高度赞扬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兼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

Arlacchi 先生在设立禁毒和预防犯罪办事处时进行的改革。我们在他强有力领导和专长的指导下,该办事处的两大支柱——联合国毒品管制规划署(禁毒署)和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之间的活动将得到密切协调。

国际社会承认这一日益危险的现象已成为对可持续发展和各国政治经济稳定的威胁。非法毒品——一个每年达 4 千亿美元的庞大行业并具有全球性犯罪和政治关系网络——的膨胀和蔓延是世界许多地区不稳定和欠发达的重要根源。

为抓住专门讨论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会议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造成的势头,我们应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铲除非法毒品种植以打击主要毒品贩运者;促进替代发展;打击洗钱;减少对毒品的非法需求;管制先质、化学品和苯丙胺类的兴奋剂;以及促进在禁毒方面的司法合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地处东部边境的毒品生产者和西方的毒品消费者——主要在欧洲——之间,更严重遭受过境贩运蔓延之害。毒品贩运者正利用伊朗领土作为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向欧洲运送麻醉品的最短和主要过境陆地路线。我国政府在国家一级每年正耗资 4 亿美元禁止毒品过境以及进入和通过伊朗贩运毒品。此外,每年还花费 4 亿美元用于减少需求方案,包括治疗、康复和使毒瘾者重新溶入社会。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单方面采取而没有得到国际组织和捐助国的任何捐助。

今天,禁毒运动和阻止毒品过境的限制措施倡议已成为一场全面战争。我们参与东部边界消灭马帮和走私匪徒的军事行动,这一些人拥有最新的军事装备,诸如防空导弹。每年都缴获相当大量的麻醉品并在全国各地制止了很大一批非法贩运者走私麻醉品。

在过去 19 年中,自从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没收毒品的总数——包括海洛因、吗啡、鸦片和大麻麻醉剂——超过了 1 260 吨。仅 1997 年一年,194 吨以上的各种毒品,相当于 37 吨的海洛因和 11 吨以上的大麻麻醉剂被没收。当然,在这些每天进行的战斗中我们许多执法人员牺牲了,其中 2 356 人是在过去 18 年中牺牲的。仅几个月前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的执法人员指挥官在同毒品贩运者的战斗中牺牲。

为巩固东部边界而花费的人力和财力没有任何经济和商业意义,却迄今已使政府耗资五亿六千一百万左右。此外,虽然政府采取的严厉禁毒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消费国——大多数在欧洲——的利益,但不幸的是,其中一些国家在履行他们在这方面责任时似乎并不热情。相反,它们批评我国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严格立场。

我们地区的一项关切——我们认为这对于本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极为重要——是在阿富汗非法种植罂粟和毒品生产这一关键问题。内战中的灾难性事件已使阿富汗成为一贫如洗和饱经战患的国家,生产大量的毒品。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设法结束目前在阿富汗的流血和实现政治稳定、并谋求在那里达成全国共识和作出承诺以控制令人震惊的毒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禁毒署在阿富汗通过同该国所有各方合作而进行的替代作物和替代发展方案。

我们鼓励禁毒署继续努力通过区域合作管制和制止非法供应。我们很高兴禁毒署已签署一项协定在德黑兰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中建立一个中央协调单位。我们认为经合组织能在促进该地区禁止非法毒品贩运的行动中起重要作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重申国际麻醉品管制组织作为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的条约机构的重要作用,并赞扬它在 1997 年所做的杰出工作。

同时,我谨在这里强调评估一个国家在禁止非法毒品中取得进展的单边机制不仅是不合适和不可取的,而且对于禁止贩运毒品的努力会产生相反效果和有害。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限制和确认不符合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且破坏为此目的建立的多边手段和机制。因此,这种政策应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拒绝。

在 Arlacchi 先生不久前访问我国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在打击非法毒品贩运斗争中的活动作了透彻的宣示。我们十分确信他的努力将造成我国同禁毒署之间的更大合作。我国最高级别官员已重申并向执行主任保证我们打击毒品贩运的决心。

最后,我谨重申我国政府决心继续同非法毒品贩运斗争。但是,这显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靠自己进行的

战斗。国际合作对任何行动计划的成功是一个关键前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斯洛伐克副总理 Jozef Kalman 先生阁下发言。

Kalman 先生(斯洛伐克)(以斯洛伐克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斯洛伐克共和国高兴和特别关注地欢迎决定召开专门审议打击药物滥用问题的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因为我国的毒品现象已表明很能利用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新的技术和情报流动情况。

毒品的滥用、非法生产和贩运已成为我们社会当今一些最消极的现象。这个问题的全球性质对人类社会的道义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波及国家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不能把吸毒成瘾视为一个具体和孤立的现象;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许多其他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毒品情况发展得很快,其证明是,各类滥用物质及其使用方法几乎触目皆是,吸毒者年龄层日趋下降,同时,产生了各种社会、保健和经济后果。

斯洛伐克共和国支持处理毒品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特别是涉及犯罪和刑罚的机构所制定的各项活动。

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只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才出现同毒品消费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毒品情况有迅速增长的特点。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来自年龄越来越低的群体,吸毒成瘾者的总人数日趋增加。虽然我国的情况同西欧国家的情况不同,但不幸的是,我们必须估计到我国在这方面的事态发展今后将不断加快。

早在 1995 年 8 月,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就通过采纳《国家缉毒方案》这个旨在使我国整个社会铲除贩毒活动和解决各类有关问题的基本方案,对这种严重局势作出回应。该方案是一项公开战略文件,它公布了国家旨在采纳和实施在我国境内取缔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并减少非法毒品供应的各项措施。它还确定了无法抵制这种现象者的主要保健和社会照顾目标。

吸毒成瘾和药物管制问题部长委员会每年都对此项《国家方案》的任务进行评估和修改,该委员会是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一个协调、咨询、倡议和控制机构,其报告由政府 and 议会审议。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预防领域——这是防止吸毒成瘾现象增长的最有效手段——我们正在成功地在小学和中学课程中进行反毒品教育。还特别在教师培训方面设立专门大学研究项目。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也列入儿童和青年人课外活动方案,国家和非政府机构正在制订一种专门化的预防中心网络。目前正在支持特别在保健和社会领域采取各项措施的计划,以便给吸毒上瘾的公民和危险群体并为接受治疗者重新溶入社会生活提供协助。

斯洛伐克共和国认识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的重要性,因此特别通过签署 1995 年 V4 国、斯洛文尼亚和药物管制署理解备忘录和达到其目标,积极参与其各项活动。我们非常关心同其他会员国建立伙伴关系,发展今后多边合作,同时集中满足中欧和东欧区域的需要,我们已在 1996 年通过组织这些国家负责辑毒的部长布拉迪斯拉发会议表明这一点。

鉴于在目前的历史时刻毒品问题在全球和区域一级的严重性,请允许我要求我们的邻国定期进行部长级合作,并定期召开旨在取缔毒品现象、同时特别强调预防的会议。斯洛伐克共和国已向国际社会和药物管制署提供其一切经验,同时也提供其所有专业技能、知识和其他专长,以便可以使这些活动在全球一级、并在中欧和东欧各区域得到改善和扩大。

我们欢迎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为辩论制订的各项文件。

最后,我要向大会保证,斯洛伐克共和国今后将积极参与履行作出的各项承诺,并在其国家立法和《国家缉毒方案》中加以实施,以便不仅使我国人民,而且也使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过没有毒品的更美好生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将继续对旨在有效消除和解决毒品给人类带来的日趋危险问题的各项国际主动行动持开放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伐克副总理所作的发言。

我请孟加拉国国内事务部长 Rafiqul Islam 先生阁下发言。

Islam 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祝贺你担任本届特别会议主席。你和秘书长的开幕发言谈到了当今人们对世界毒品问题的主要关切,这个问题给今后世代的福利构成了单一的最严重威胁。

毒品威胁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它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影响,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面对国际上坚定的决心和各项禁毒行动方案,非法生产和贩运毒品情况仍十分猖獗。尽管各国政府、联合国和整个民间社会都对毒品进行了不懈斗争,但这个问题似乎仍没有得到遏制。

贩运者是否如此强大,以致能够无视各国政府的权威,他们如此狂妄,竟然要考验国际社会的意愿?还是因为我们的打击战略有缺点?这些是大会必须在本届会议上非常严肃和真诚地处理的问题。

孟加拉国对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的问题感到严重的关切。我们同联合国毒品管制系统进行密切和积极的合作,在国家一级履行有关毒品的国际文书规定的义务,以期铲除或大幅度减少非法作物的培育发展本国和区域的战略。我们孟加拉国完全禁止鸦片的进口、销售和消费;此外还完全禁止在我国培育、分销、出售和消费大麻。我们是根据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的条款采取这些步骤的。

我现在谨提请大会注意孟加拉国面临的特殊的毒品问题。孟加拉国夹在东边的金三角和西边的金新月之间——这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非法鸦片生产地区,其地理位置使我国特别容易成为一个过境国。尽管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安非他明之类的兴奋剂是遭到滥用的主要毒品,孟加拉国的毒品情况相反,有着不同的重点:即各种镇静剂类型的毒品,例如可待因磷酸盐、海洛因、哌替啶和布普莱诺芬注射剂。过量滥用这些镇静剂毒品给人身造成了重大伤害,直接影响许多人体内脏。

我们欢迎本届特别会议正在审议的行动草案谈到了非法作物生产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我们

的土壤条件,我们密切注视这一问题,我国各机构保持警惕,确保在我们的土地上无法生产麻醉品作物。

为了限制供应,孟加拉国政府在 1990 年实施了《麻醉药品管制法》,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包括对拥有超过 25 克的海洛因或可卡因实行最严重的死刑惩罚。我们将不会妥协,或怜悯那些从人的痛苦中获利并以人命赌博的人。为了进一步改进我们现有的法律,以符合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考虑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的一项草案。拟议的修订案规定对毒品罪犯进行引渡、管制投递技术,以及封锁毒品罪犯的银行帐户。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基本的经济理论当然也适用于这里。因此,为了在毒品管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需要在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之间采取平衡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对毒品没有市场,非法的毒品交易就会自然死亡。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对非法毒品和精神药物的生产、分销和消费发动一场多方面的进攻。我们也必须对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的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保持警惕。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集中资源并分享情报、技术和专门知识,以使我们的全球攻势真正取得成功。

除了减少毒品供应的措施之外,我们也执行了减少毒品需求的方案。已经根据在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协助下在我国各地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提出的建议制订了一项全国减少毒品需求战略,这些讲习班的参加者来自社会的各阶层。

在康复方面,我们以自己有限的手段建立了几个公共部门治疗毒瘾者的中心——这些也不足以满足所有受害者的治疗需要。作为我们国家提高认识方案的一部分,我们也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体发动了大规模的提高认识运动和动员行动。

我们出席本届特别会议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同滥用毒品作斗争的共同决心。其他代表的发言赞同在国际打击毒品贩运和支持各国方案时进行更大的一体化,向我们保证我们在这一共同的战斗中并肩作战。但是,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和我们对采取一体化方法所作的承诺。

我们希望,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上的审议将会为我们共同的决心提供新的动力,帮助我们通过面向行动的方案,使目前的努力获得活力。我们的目标——减少需求和摧毁生产和分销机制——必须放在行动议程的首位。

如果我们想要挽救我们的孩子和后代,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进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本届特别会议采取的步骤将最终导致从我们星球的表面上成功地消除毒品的祸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请以色列卫生部长 Joshua Matza 先生阁下发言。

Matza 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以色列国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和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联合国毒品管制署)把打击毒品滥用的全球斗争放在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上。

本大会堂一直是重要和关键辩论的场所。本大会堂中发生过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但是它们多数涉及政治和安全问题。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重大社会问题,为此我谨向发起召开本届会议的人表示赞赏。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同政治和安全问题相比,这并不使其显得较不重要。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毒品是一种瘟疫,波及世界所有国家。它不会区别发达国家或弱小国家,不管其人民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他们住在东方或西方。这一瘟疫使男女老少同样受害。

这种瘟疫危害无限,受害人也没有限制。我的同事们,今天我们代表的不是国家,今天我们站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合作精神——作为一个人,一个目标——根除毒品瘟疫。

十年前,我们在以色列开始了一项多面反毒方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第一步,我们建立了一个全国当局,作为一个中心机构。该机构的作业以一套政策为基础,即发展服务项目,提供设施和执行管理。

我国政府各部分担这场斗争的重担。在十年的时间内,我们从头开始,发展了一套独特的体系,其中包括各种服务和新颖的方针。我们的工作做在学校里、社区里,在医疗和康复机构中,在监狱中,以及在所有地方脱离社会的青年中。这些活动由警察、卫生、劳工、社会事务和教育部联合进行,并得到戒毒当局的支持。

以色列同国际一样关切非法毒品的威胁,并且一致相信这一现象必须连根拔除。我国是《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的缔约国。

以色列的法律处理影响超出国际边界,有世界性影响并需要国际性解决的罪行。我们不得不考虑支持在国家管辖范围外设立域外法庭的可能性。

以色列同许多国家合作,向它们提供法律协助。我国国家警察同世界各地的警察力量保持富有成果的协作,特别是在复杂的戒毒工作中。

在打击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斗争中进行次区域和区域级合作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为此,我愿提及关于毒品管制问题的 1995 年谅解备忘录的六个签署国——即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泰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它说明了这种合作的好处。

过去数年,我们已在长期措施方面取得进展,如治疗、康复和教育,目的在于制止对于麻醉品和其他非法药物的需求。我们已在我国 60% 的学校中展开了教育方案。到 2000 年,通过采用革新原则,我们将把工作做到每一个学校。治疗和康复基础设施已改善。有关滥用毒品的研究受到鼓励。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最后制定了一项挽救极易染上毒瘾的儿童和青年的新的总计划。执行这项总计划需要我国国家政策作一重大改变。

在打击这场瘟疫的协作努力中,公众发挥重要作用,没有公众对立法和执法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

以色列国愿意分享它在打击滥用毒品的斗争的每一个领域中的经验。过去几年,我国签署了若干项有关在此问题上合作的双边协定。我国还同一些新生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享我国的专门知识。我国能在预防极易染上毒瘾的青年滥用毒品并指导他们走上正路

方面提供援助。我国有专门用于囚犯和刑满释放者的特别康复方案。我们的目标是那些有困难的人提供方便的社会服务,不带歧视或偏见。

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也认为毒品不分国界。为了积累财富,犯罪世界不受任何限制——不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邪恶方面。过去十年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好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使跨国犯罪变得更加容易。

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有经济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必须定下一个限度,制止毒品的瘟疫,同它斗争到底。不仅仅是生物武器和非常规武器对世界和平及其居民构成威胁;毒品市场的危险并不比这些武器小,而且它每天使人死亡,中毒。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联合行动,我们才能制止毒品祸害的泛滥。我们希望区域和平与合作成长壮大。我们必须创造有效的国际合作,帮助我们防止,或者至少减少不分国界的罪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以色列卫生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埃及社会事务部长 Mervat Telawi 夫人阁下发言。请各位注意,她是大会第一个女性发言者。

Telawi 夫人(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埃及代表团欢迎参加本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中间盛行的谅解精神与共识,以及它们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决心。本届会议即将通过的文件也强调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为筹备本届会议所做的工作。

我高兴地表示,埃及支持本届会议的文件,它们反映了埃及对毒品威胁的认识,而且同埃及根据其确实的反毒政策所采取的确实步骤是一致的。既然埃及特别支持促进国际合作解决毒品问题的努力,我们希望这些措施和本届特别会议能够成为国际反毒努力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为了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就必须采取一个新的和切实的立场,让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共同承担责任。

第一,针对毒品打一场真正和有效战争的要求大大超过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财力,尤其当此类国家必须在全球化范围内调整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贫困作斗争、消除文盲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时候。此外,发展中国家通过的经济和人类发展计划面临来自毒品蔓延的真正威胁,毒品耗尽其资源,并使它们丧失人力。

第二,毒品问题的社会和健康方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心。尽管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禁止和预防方面——就是说问题的物质方面,也可以叫作硬件方面,但问题的社会方面或者说软件方面却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例如,反吸烟运动比反上瘾运动引起更大的重视和取得了更多的成功。

第三,在目前全球经济情况下,由于毒品问题,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及其发展计划的危险波及发达国家。

第四,毒品威胁是针对所有国家的危险。因此,我们绝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忽略另一个地区,或者是集中在一种毒品上而忽略另一种毒品。在中东,我们对种植大麻特别感到关切,并希望这个问题将同其他非法毒品作物一样得到同样的重视。

第五,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这提高需求,反过来提高生产。此外,我们必须考虑世界各地年轻人中间的模仿倾向。

埃及向毒品宣战的计划已在今天分发的全国报告中清楚列出。

我要在此时提到,埃及在十九世纪开始打击毒品战争。70 多年前,埃及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门打击毒品的安全机构的国家。在《维也纳公约》通过之后,埃及在 1989 年作出的一项对毒品法律的主要修正案中将其国际承诺和国家立法结合在一起。埃及加入了 30 多项双边司法文书。我们在教育、卫生、社会事务和媒介领域发起反毒品战争。然而,无论这些努力多么巨大,没有所有方面之间的有效国际合作,这些努力将不会取得成果。

为了发展和进行这种国际合作,埃及认为必须采取若干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

第一,我们必须促进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尤其是关于乡村发展计划方面的国际合作,因为这是打击种植毒品和找到替代发展方案的主要手段。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其区域办事处的作用,并根据其增加的责任增加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和拨款。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促进过境国在勇敢面对国际贩毒活动时所做的努力。

第四,我们必须促进各国在关心上瘾者及其家属方面所做的努力,提供最先进的治疗、康复和培训手段。

第五,我们必须支持并投资于非政府组织打击吸毒成瘾的努力。

第六,我们必须加强司法和安全领域的所有形式的国际合作,以便引渡罪犯,并确保国家之间相互司法协助以及交流信息。

第七,我们必须面对贩毒造成的洗钱问题时加强国际合作。

让我们决心每年在大会审查和评估我们的行动,并在本届会议结束后采取行动,使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没有毒品的新世纪,希望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社会事务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缅甸内政部长、毒品滥用管制中央委员会主任 Tin Hlaing 先生阁下发言。

Hlaing 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看到你主持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感到满意。我们坚信,你被证实的外交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将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十年来通过国内和国际战略所做的打击麻醉品灾祸的努力只是取得好坏参半的结果。正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1997 年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尽管已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国家和国际一级的药物管制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令人不安的是,麻醉品危险继续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在这届历史性会议上开会以将我们的共同努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及时的。

载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并在大会有关决议中得到重申的国际社会消除非法麻醉作物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不可质疑的。尽管有这项承诺,但我们取得的结果是不令人鼓舞的。这表明,这一承诺不管可能多么坚定,但光靠承诺是不足以取得预期结果的。

作为一个作出充分承诺的国家,缅甸极为重视在可持续、可预期的基础上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于生产非法麻醉作物地区的替代发展项目。我们强烈认为,根据共同责任原则,捐助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发挥打击非法麻醉作物努力的坚定支持者的作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提出的一项新的铲除非法麻醉作物全球计划是及时的。我们欢迎该建议,并赞同执行主任就成功执行该计划所表示的乐观看法。

如果不在减少需求方面进行同样积极的努力,则根除非法麻醉药品的努力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如果要使我们在供应方面所取得的收获不被抹煞,就极需大幅度减少对非法毒品的需求。

减少需求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所有药品管制条约和与药品管制有关的国际会议的承认。将在本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减少毒品需求的指导原则宣言草案,是最必要和积极的步骤,将为查明要对减少对非法毒品的需求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铺平道路。

缅甸充分意识到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一级采取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需求和贩运的合作措施的重要性。这反映我们在毒品管制活动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之间的积极合作上。此外,缅甸与印度、孟加拉国、越南、俄罗斯联邦、老挝和菲律宾签署了制止毒品贩运和滥用的双边协定。最近,由于日本政府的赞助,在仰光举办了一次关于替代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以期交换有关作物替代和整体发展的经验。缅甸决心保持和加紧这种合作。

缅甸政府的认真努力,促成在其禁麻醉品的努力方面取得了成果。1997 年 4 月,地处罂粟种植区正中的掸

邦东部的芒拉区被宣布为无鸦片区。作为另一步骤,则展开了掸邦北部的戈公和瓦城区的项目,把 2000 年 2005 年分别定为建立另外的无鸦片区的目标日期。

目前,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地方社区的积极参与下,正在全国范围进行一场收集有关麻醉品的准确基础数据的运动。这些数据将成为进一步加紧打击麻醉药品罪恶的的基础,并将成为对未来与毒品有关项目的重要帮助。

缅甸政府充分承诺打击麻醉药品之害。它在打击毒品的战争中所牺牲的很多生命以及它为提高种植罂粟的偏远边界地区人口的经济和社会水平而花费的资源,无疑证实了这种承诺。在从 1988 年 9 月至 1998 年 4 月的这段时间里,政府能够没收和销毁 3880 多公斤海洛因、24800 多公斤鸦片、1100 多万片兴奋剂、特别是安非他命,并烧毁了 87 座海洛因提炼营地。把被没收的麻醉药品当众付之一炬的活动,在仰光举行了 12 次,在边界地区举行了 19 次。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没有牺牲。在这些取缔毒品的努力中,766 名缅甸武装部队的人员丧生,2292 名成员受重伤。在同一时期内,政府为积种植罂粟的边界地区的发展花费了 90 多亿缅元。

缅甸政府正以我们有限的资源而为取缔麻醉药品和种植罂粟地区发展计划进行所有努力。然而,我们决心利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而实现在 15 年内彻底消除缅甸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的目标。然而,如国际社会予以帮助,则将更早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们谨强调并阐明:我们将继续以现有的资源进行坚定的努力,直至实现我们公开宣布的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毒品之害的国家的目标。

毒品之害是一个全球规模的问题,需要作出共同和持续的全球反应。尽管我们尚未赢得对非法毒品的战争,然而我们已在正确方向上取得进展并正在取得势头。缅甸将坚决保证分担其对全球负担的一份并庄严保证继续与国际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缅甸内政部长的发言。

大会现在聆听巴巴多斯总检察长兼内政部长尊敬的 David Simmons 阁下的讲话。

Simmons 先生(巴巴多斯)(以英语发言):国际社会在十年前通过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即 1988 年的《维也纳公约》。

副主席 Ngo Quang Xuan 先生(越南)主持会议。

召开本届特别会议以审议经过加强的、旨在进一步处理严重的全球非法毒品问题的行动,是恰当的。因为自 1988 年以来,尽管有了《维也纳公约》,然而世界毒品问题却有增无已,更加恶化。

该问题现在包含包括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在内的新的药物以及各种先质的转用。本届会议的六个主题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的和正在出现的趋势,同时适当地强调了减少毒品需求、洗钱活动、扫清非法作物和替代发展等领域的扩大行动。

巴巴多斯同每个地区的小国一样,对非法毒品之害在加勒比区域的泛滥深感关注。麻醉品贩运增加了犯罪、摧毁了人格面目、污染了商业环境、损害了人权、腐化了公共官员、威胁到民主制并使整个社会不稳定。

如果要使合法的社会不被摧毁,则需要对我们各国安全所面临的这种挑战作出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反应。

于 1994 年 9 月上任的巴巴多斯政府,始终阐明和执行一项打击非法麻醉药品的五方面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减少供应和需求。

因此,具体的说,我国的国家战略致力于通过制订综合减少需求方案来提高公众的认识和教育公众;改善执法机构的侦破能力;通过更密切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加强分享信息和收集情报;帮助发展使毒瘾者康复的设备;并不断对立法进行审查。我们认为这一战略是有效的。

为履行我们根据维也纳公约承担的义务,巴巴多斯政府孜孜不倦地执行它的承诺。

早在 1990 年,就制订了新的立法防止和管制毒品滥用并对洗钱和犯罪所得治罪。设立了滥用药物问题全国委员会推进减少需求的倡议。向旨在康复的私营部门行动提供政府支持。扩大区域和国际合作大大有利于更切实有效的缉毒努力。

同时,我们设法通过在法律上互助的立法和签署引渡、法律互助和改善合作条约来消除执法合作中的障碍。

从地缘政治上,巴巴多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内,座落在生产毒品的南美洲国家和消费毒品的北美洲和欧洲之间。这意味着我们易受有组织跨国犯罪阴谋之害。同时,我们的岛屿是对运往北方各国的非法毒品贩运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加勒比的安全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发达的北方的责任。

我们这些小国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向世界毒品问题作有效斗争。加勒比地区对与在反对非法毒品威胁作全面国际合作的斗争中继续将其努力和资源同其它地区联合起来存在强有力承诺。在这方面,我们谨敦促北方发达国家加强努力通过拨出更多的资源减少对毒品的需求。

只有通过所有战线上的全面国际合作才能打赢禁止非法毒品的战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巴多斯总理 Owen Arthur 阁下在 1995 年 9 月要求英国首相协助发展一项打击麻醉品贩运的区域战略。英国和法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果断的。

在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毒品管制规划署(禁毒署)的帮助下,1996 年 5 月制订了毒品管制协调与合作区域行动计划。我有幸主持制订了该行动计划的会议。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听到的巴巴多斯行动计划得到了禁毒署执行主任的最高赞扬。Arlacchi 先生说:

“就我所知,这一行动计划是世界各地提出的均衡而统筹兼顾的真正区域解决办法所做的第一次具体禁毒努力。”

行动计划的执行过程已经开始,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欧洲联盟已指定 2 000 万欧洲货币单位在五年中用于执行过程。

更近一些,在 1997 年 5 月,加勒比政府首脑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核可了体现禁毒斗争中合作的另一个补充性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也正在执行。因此人们会看到我们在加勒比在真正执行 1988 年公约的任务时充分认识到反对这一世界性现象的行动是一项共同和分担的责任。如果我们接受利益的共同性的原则,那么任

何国家无论多大,都不应自认为有权评估各国在打击非法毒品斗争中取得的进展。任何这样的责任应属于一个世界组织。因此,我们呼吁制订一个多边机制监测各国的努力。还有什么机构比联合国更好呢?

让我对洗钱说一句话。通过加勒比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方案,该地区在建立对付洗钱的系统和系统方面已取得相当进展。然而,尽管我们作出了最大努力,但似乎发达国家已考虑惩罚我们之中那些使它们经济多样化以促进沿海金融服务作为合法国际业务的国家。

让我提醒大家,照着这种思路去做,不仅会倒退而且结果会完全适得其反。促进沿海国际金融业务的加勒比各国都知道和理解我们的管辖应取得和保持作为廉洁业务中心的名声。我们也理解对洗钱采取的行动不会阻碍合法投资而且不应妨碍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贸易的自由化会带来新的挑战。恰当的反应不是禁止沿海金融业务,而是加强对它的管理。

对我们大家来说,向麻醉品贩运和洗钱开战的政治意愿是强烈的。然而,金融和技术资源薄弱。北方较富有和强大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大城市是洗钱中心的国家——可以提供金融、技能和技术援助以及提供更多训练我国人民对付麻醉品贩运造成的问题的机会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给予有益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国际金融机构应对其贷款政策作根本性改变,即变为正义、法律和秩序以及发展的理念。这些对于良政是必不可少的理念是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象巴巴多斯这样经济面向国外以吸引服务和外国投资的小国,必须确保它们的执法系统和安全是当代的。换言之,我们的管辖如果因毒品威胁而不稳定,或因犯罪和无法无天而变得不安全,那么对外国人就不会有吸引力。

因此,巴巴多斯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向小国提供贷款资金以使它们能更有效地改进装备、物资和执法基础设施以抵制有组织犯罪的挑战。

在当今我们为一项新的政治宣言接生时,希望发达国家重申其承诺,帮助穷国保护它们的社会免受毒品和洗钱的污染后果之害。这一世界现象正在广泛的战线上加以处理。我保证巴巴多斯将继续同区域和国际努力全面合作以从我们社会中消除这一祸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巴多斯司法和内政部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纳米比亚内政部长 Jerry Ekandjo 阁下讲话。

Ekandjo 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纳米比亚因对前途非常关切而参加本届非常重要的论坛,本论坛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祸害。这个祸害已经并仍在使全世界年幼儿童极易受害并成为容易捕获的目标,它也是一种嘲笑我们促进各国社会和经济发 展艰苦努力的威胁。因此,我国与会再次表明,我们致力于同这种危及生命本身的威胁作斗争。我们发誓在同这种日趋增长和不受欢迎的趋势作斗争时,在各级进行合作。

药物滥用问题在纳米比亚基本上仅限于复方安眠酮和大麻。但尽管如此,纳米比亚仍被确定为进入各毒品消费市场的新贩毒路线。这个问题曾是我们的关切,现在却成了现实。有充足证据表明,现在有人正把纳米比亚当作可卡因等硬性毒品的中转站。

纳米比亚警方缉毒执法股取得了很大成功,详称这个问题得到完全控制将是十分幼稚的。每年都有几百名罪犯因毒品罪行而被成功地起诉,这个事实有利地提醒人们,由于因资源不足而没有进行有效的边界管制,此类犯罪及其侦察工作都有所增加。这一点表明边界两边的缉毒执法机构、海关、税收机关和移民官员都必须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因此,纳米比亚警方缉毒执法股特别同刑警组织、国际海关部门和南部非洲区域警长合作组织等其他国际和区域和执法机构合作,扩大了其行动范围。同时,缉毒执法股还直接同纳米比亚国家法医科学研究所和司法部合作,在逮捕、缴获、分析和法学方面协调其各项活动。其目标是确保纳米比亚警方进行的各项调查均取得圆满结果。

鉴于纳米比亚作为较新的独立国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法贩毒集团将其基本视为通往更富裕市场的渠道,因此,特别有必要进行这些先驱努力。另外,我们还例行通过以年青人为焦点并旨在减少需求的研讨会、讲座和其他互动形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些会议特别是在学校举办的会议非常受欢迎,以至于需要额外

资源,以便保持缉毒执法股、国家法医科学研究所和有关基于社区的组织所作的宝贵努力。因此,这些团体已发起并主办电视和广播连续系列节目。

我还要高兴的通知大会,我国法医科学研究所经鉴定完全具有公认机构的资格,并参加了各种国际水平测试和例如,以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ISOS 和其他类似国际机构的开发技巧外部审计方案,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协助尚无能力的国家参加此类活动。

贩毒活动的国际层面不容置疑,但跨界预防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必须成为现实。纳米比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签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法药物贩运问题议定书的。

例如,纳米比亚缉毒执法股 1993 年缴获了通过安哥拉、然后本想通过纳米比亚运往南非的 3595 公斤可卡因。由于我们同南非警方进行了密切合作,这批货物在温得和克国际机场被劫获,嫌犯也随后被逮捕,另一个——德国法兰克福海关和纳米比亚警方缉毒执法股——密切合作的例子,是 1997 年进行了 3 次控制交货,7 181 公斤可卡因被纳米比亚警方缉毒执法股缴获。这批货物是通过纳米比亚邮局信箱发出,目的地是南非。这些令人不安的例子都表明了药物贩卖活动的国际层面,并表明罪犯辛迪加准备以各种方式从事这种可怕但利润丰厚的行当。

从这些例子中确实可以吸取教训。首先没有南非警方和德国海关收集出色情报,就不可能缴获这些货物。第二,如果南非警方和德国海关不愿同其纳米比亚同事分享其高度敏感的情报,就不可能成功结案。

这些例子进一步表明,我们只有通过交流重要情报才能共同打赢这场同这些有严密组织的罪犯进行的斗争。纳米比亚缉毒执法股收集的情报表明,麦角酰二乙胺(迷幻剂)、狂喜致幻剂和海洛因也开始在纳米比亚出现。对这个问题正在继续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正在继续进行。

请允许我就宣言草案规定的要求采取行动的承诺和原则讲几句话。纳米比亚共和国卫生和社会服务部特别是福利司正在同毒品行动小组和青少年反药物滥用组织等基于社区的团体合作,努力通过诸如预防吸毒和减少药物滥用消极影响等定行动执行这些政策;在社

区一级鼓励个人在一般在和在特定危险情况下积极和协调一致地参与;并促进有关发展和保持支助环境的工作。

让我正式地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深表赞赏,它使我们有可能聚会一堂,以便找出打击药物滥用和贩运的共同战略。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同一个声音,向这些邪恶行径的罪犯宣战,而无论他们在那里。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制止犯毒活动和有关罪行继续在下个千年泛滥。我们决不能并决不允许纵容破坏现在而危及人类的未来。我们要对自己承担这项任务。毒枭们正在以破坏一切的决心从事这项社会和经济邪恶。我们也必须以必要的政治意愿努力维护人类的生命和尊严。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纳米比亚内务部长所作的发言。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挪威社会事务部长 Magnhild Meltveit Kleppa 女士阁下发言。

Meltveit Kleppa 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国际合作是挪威全面对付药物滥用问题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我们欢迎召开本届大会特别会议。

挪威完全支持政治宣言草案。我们期望该宣言同我们面前的其他文件一起,给我们最终克服毒品问题的共同努力提供重要的推动力。这些文件草案将构成联合国现行药物滥用管制领域文书的宝贵补充。

本届特别会议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把预防毒品和吸毒成瘾的康复问题放在国际政治议程上更重要的位置上。请允许我特别欢迎减少需求指导原则宣言草案。希望它将成为减少毒品需求的有效全球战略的一个基本工具。

麻醉药品的非法贩运并不承认国界。我们正在目睹滥用毒品和生产格局的迅速变化。这使国际合作比以往更加紧迫。我深信,本届特别会议将证明是加强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区域和次区域一级的合作也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在北欧与波罗的海的建设性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包括为本届特别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

除非我们携起手来,否则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全球方法就不会成功。我们必须在我们政府圈子以外积极寻找伙伴。必须在非政府组织、父母和整个民间社会中寻找伙伴和盟友。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今年 4 月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的青年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必须把青年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青年人可以提供知识和意见。

不能仅作为预防努力的目标。许多年来,挪威一直是向联合国毒品方案提供捐款的主要国家。我国政府正在通过联合国组织有关酗酒和吸毒方案增加发展援助。我们将高度优先重视这一领域。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把毒品问题纳入我们总的发展援助方案。也应该从加强挪威发展援助的角度来看待进一步的努力。挪威完全支持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国际毒品管制署)及其执行主任的承诺。

我们也认识到一系列从事毒品滥用管制工作的其他联合国机构的重要作用,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系统计划》规定的联合国系统的集体努力。此外,请允许我指出扩大国际毒品管制署的基金筹措基础的迫切需要。少数国家承担的财政负担依然不成比例。受援国本身作为其全面发展的努力的一部分,也有必要更多地重视与毒品有关的方案。

请允许我突出地谈一下在国家一级的努力。挪威政府正在并将继续高度优先重视积极的有关酗酒和吸毒的政策。内阁上个月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减少酒精和麻醉药品使用的行动计划草案。最近的研究充分地记录了滥用酒精、有合法处方的药物和非法药物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应当强调父母在酗酒吸毒习惯方面作为其子女榜样。因此,我们将更加重视同父母的合作。我们将加强学校里的毒品教育,加强对吸毒者的治疗和治疗后的照顾。我国挪威通过自己的经历了解到仔细管制药品酒精和烟业的销售的重要性。请允许我也指出警察和海关当局在我们总体预防努力中的作用。

全球的滥用毒品的情况已经恶化。我们明天将要通过的《宣言》清楚地指出:毒品危害和摧毁生命。这

要求我们更强有力和一致的行动,而不是束手无策。迄今为止的辩论表明这一观点获得广泛的支持。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权期待我们竭尽全力保护他们不受滥用毒品的祸害的损害。一项全球方法要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正如《宣言》最后说到:携起手来我们就能战胜这一挑战。”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挪威社会事务大臣的发言。

我现在请爱尔兰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长约翰·奥多诺休先生阁下发言。

奥多诺休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爱尔兰向大会本届会议发言。我谨赞扬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在其干练的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的领导下所作出出色工作,该署制订全面的战略,使世界摆脱毒品灾害。我还要赞扬麻醉药品委员会为本届特别会议所作的筹备工作。

滥用毒品和非法生产和贩运武器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毒品威胁生命、破坏家庭和社区,导致社会动荡。不仅贩运武器本身是一种犯罪,而且滥用毒品助长了大量“常见”罪行。我们各国社会无一能幸免影响,大多数人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或是同他们亲近的其他人的生活由于毒品的影响而受到损害。

如此众多的世界领袖和如此众多的我的同事们本周出席大会这里的会议清楚的表明了我们对于发展协调行动和战略,以处理毒品问题所有方面的重视。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并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样重视减少供应和需求。

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一级以适当的反应来回击毒品的威胁。在供应方面爱尔兰政府已采取适当措施反击这一威胁。我们在 1996 年通过了《犯罪所得法》,建立了罪犯资产局,两者在我们打击毒品的斗争中都发挥了主要作用。

刑事资产局是一个多机构实体,它的工作人员来自警察、税务和社会服务单位。该局的目的是确定可能来自犯罪所得的资产,采取司法行动加以没收。自成立

以来,刑事资产局已成功地冻结可疑资产,使重要犯罪分子破产。“不可碰的人”也不再碰不得了。目前我正在我国议会上推动立法,规定贩毒者被抓时如有毒品其市场价格 1 万爱镑或者以上——相当于 1.5 万美元——至少判 10 年监禁。

贩运毒品最终是为了牟取暴利。毫无疑问,贩毒者最害怕的是失去那些利润所得,以及失去自由。我们必须执行必要措施,确保犯罪份子无法享用他们的不义之财,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这样做。

爱尔兰政府认识到,滥用毒品的问题不能光靠执法措施来解决。我们承诺采取一项多机构、多部门、伙伴合作的方针。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已经完成的工作,特别是按照《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而完成的工作。

因此,我国政府热烈欢迎有机会在本届会议上支持政治宣言草案和通过减少毒品需求的指导原则。根据这些指导原则,爱尔兰减少需求的战略侧重全社区广泛参加与伙伴合作的方针,评估毒品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拟订和执行适当的政策和方案。受毒品破坏最严重的社区的充分参加已成为全面顺利执行减少毒品需求的政策的一项关键因素。

我们要呼吁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打击滥用毒品和非法贩运毒品合作小组——蓬皮杜小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参与反毒斗争的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协作,并把各种方案和行动联系起来。我们绝不能忘记替代发展在解决原料植物生产问题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这方面向那些从事这种生产的人提供可行的替代谋生方式的重要性,这些人常常已经是他们的社会中的最贫穷者。

正如我前面所说,毒品贩运活动今天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毒品贩运者不承认国界,他们利用拆除边界的机会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非法和万恶的交易。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打败毒品大王和犯罪集团。

反毒斗争是一场全球性的斗争,其责任不仅仅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我们需要伙伴合作,坚决应付这一挑战。我们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将体现在我们有没有能力在本届会议上商定一系列决议草案,全面处理全球反毒斗争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们将

采用建议,改善我们打击洗钱的行动,加强司法合作,处理化学先质非法交易和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威胁,帮助给那些依靠非法种植毒品谋生的人们提供一个替代的收入与谋生方法。这些建议的通过将成为我们实现建设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的共同目标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特别欢迎我们将要通过的有关所谓“名牌毒品”的建议。国际社会必须有手段处理这一领域中出现的新毒品和新趋势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儿童不受这一日益严重和广泛的威胁为害的唯一办法。

爱尔兰已表明,在反毒的斗争中,它准备肩负起自己的国家和国际责任。爱尔兰政府承诺提出必要的立法措施,同我们的欧洲联盟及国际伙伴合作,我们打击毒品绝不松懈。对毒品问题作出一个真正的全球回应的时机已经成熟。本届特别会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和全面的方针。我们在这里开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特别是为了我们的青年,让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爱尔兰司法、平等和法律改革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日本外务大臣 Masahiko Komura 先生阁下发言。

Komura 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今天,毒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全球性质,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趋势特别令人不安。第一,近年来,世界各地滥用毒品者的年龄不断下降;第二,在滥用海洛因和可卡因之外,又出现了滥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现象。毫无疑问,在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必须把毒品问题当作最高优先问题之一加以解决。

首先,既然毒品犯罪通常都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我们必须采取全面措施打击两者。特别是,极端重要的是严格执法,这样才能割断毒品供给。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滥用毒品,需要在需求方面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必须采取全面步骤,在教育、治疗和

康复的同时,对最后使用者严格执法。特别重要的是就滥用毒品问题进行教育,以及提高青年认识的活动。

在我国,由我国首相领导的促进预防滥用毒品措施总部最近宣布了一个预防滥用毒品的五年战略,作为该领域中期措施的一套指导方针。日本认为,在该战略中提到的许多种措施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和青年滥用毒品的反制措施。我们呼吁本届特别会议所有与会者特别侧重注意这两个问题。

第一,因为容易生产和造价低廉,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泛滥,取代或同其他毒品一起使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为害性不比其他毒品,如海洛因或可卡因轻,有人已表示,它们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毒品问题。然而,它们所构成的威胁还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才出现,但已迅速泛滥。因此,滥用这类毒品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忧。

如果我要对日本的情况说一句,那就是滥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现已成为主要的毒品问题。特别是在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一趋势的性质发生变化,主要是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现在正为较年轻使用毒品者越来越普遍接受,并且越来越容易获得。最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日本滥用毒品现象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滥用兴奋剂的第三阶段。

接下来谈有关青年的措施,教育在制止对毒品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归根结底,人类的未来掌握在我们的青年手中。为了保护他们不受非法毒品能够造成的为害,不用说,需要教育和提高他们认识的活动。唯有这样,青年人才能获得适当的认识,阻止他们滥用毒品。

日本展开这种活动的例子是在学校里举办防止滥用毒品课,经常由专家如警官讲课,以及由我国预防滥用毒品中心展开的“不!坚决不!”的运动。这些活动已经产生可观结果。

解决毒品问题将需要国际合作。正如我国预防滥用毒品五年战略中指出,日本始终促进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每一种可能方式。日本合作的核心是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药物管制署),该署在扫毒斗争中起中心作用。

首先,日本扩大了对在远东/东南亚地区实施关于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行动计划的资助。最近,除了非法种植罂粟和非法制造海洛因外,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也严重地侵袭该地区。关于安非他明类兴奋剂行动计划是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为处理这一问题而发起的一个项目。

第二,请让我提及日本对目前正在缅甸实施的一个项目的援助。该项目在该国东北部瓦地区实施已有一段时间,这是努力发展替代作物以取代罂粟。

此外,同作为共同组织者的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和缅甸政府一起,日本于今年 4 月在仰光举办了关于替代发展方案的讨论会,其目标是促进发展替代作物,以便在缅甸和邻国取代罂粟。

据报道,与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的六个东南亚国家将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日本为此感到鼓舞。

第三,日本继续在执法领域与其他国家合作。鉴于与毒品有关的罪行是国际有组织犯罪的特征,诸如警察和海关之类的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日本将努力加强各国在工作一级的合作,以及加强日本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的合作,并且还将加强在这一领域的信息交流。

此外,我愿提及日本海上安全厅同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一起于去年 10 月在日本横滨举办的亚太地区海上缉毒训练班。日本将继续组织这种类型的训练项目,以期加强海上缉毒。

在多边一级,日本向美洲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提供财政援助。在双边一级,日本与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合作,计划向缅甸提供援助,以帮助该国增加粮食作物生产,以取代鸦片。

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是为了在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时制订一项预防药物滥用的国际新战略。在导致本届特别会议的筹备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政治宣言》和六项工作文件的许多问题,日本期望这些问题将成为稍后采取的在全世界消除药物滥用的全面国际措施的核心。

确实,日本殷切希望尽快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根除药物滥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日本副外相的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格鲁吉亚外交部副部长 Malkhaz Kakabadze 先生阁下的发言。

Kakabadze 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有这一机会就有关吸毒上瘾和非法贩毒的局势并就目前在格鲁吉亚的活动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改进发表我的看法。在这两天期间,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预防这个问题的有趣的意见和建议。每一位发言者特别强调国际社会各国之间更密切和更有效合作的必要性。

我要引证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话:

“与吸毒上瘾和非法贩毒作斗争不是一个狭窄的国家问题;它是一个全球问题,必须在本世纪严格地加以解决。由于我们设法克服了冷战问题,我想我们能够对付毒品问题。”

这段引文出自一位做了大量工作以防止冷战悲惨后果的政治家,在苏联时期,他与毒品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当时现存的中央集权思想体系掩盖了这个问题并禁止甚至提及这个问题。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确保格鲁吉亚在打击吸毒上瘾方面的成功。

在格鲁吉亚目前的刑法典中,以及在即将通过的新法典中,对打击这一方面的犯罪行为的斗争作了重要的规定。新刑法典草案建立了一种涉及各种跨国罪行的有效、全面的标准基础。

我们不仅必须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尤其必须努力做预防工作。为了实施标准法案,通过了 1998-2000 年国家打击非法贩毒方案。该方案在概念上确定了优先事项、方向、方法和预防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格鲁吉亚主要协商机构——以及为此目的特别设立的国家委员会定期讨论打击毒品的斗争。

尽管经济情况困难,但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以建立一个有效的边界和海岸警卫系统。在这里,我必须提及美国、德国、希腊、土耳其、乌克兰和国际移民组织正提供的援助。

为了支持各国之间的合作,格鲁吉亚已经加入了打击毒品领域中的各种公约。格鲁吉亚也打算加入其他公约。

我要强调我国与欧洲理事会中的蓬皮杜小组的合作,这种合作加强了打击滥用毒品和非法贩毒斗争中的欧洲合作。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的步骤,但我们对目前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深感关切。我将不对这一冲突作政治分析。我要简略地描述一下局势,我认为,该局势在毒品过境方面是危险的。我们掌握足够的情报证实,在分离主义政权的支持下,贩卖大量毒品活动正在这块不受控制的领土上进行。

不幸的是,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其他不受控制领土上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能够对这些国家、特别是过境国造成双重损害。一方面,如果目前吸毒上瘾比例在上述国家不是很高,这些国家作为过境国很可能成为更加积极的毒品消费国。另一方面,缉毒机构办事效能差使得组织偷运毒品活动的卡特尔能够发展新市场和洗钱,通过合法商业将他们的非法收入洗干净。应该提及,即便地方力量能够查明滥用毒品事实,但贩毒活动本身几乎是无形的,这使不协同努力进行反毒斗争变得更加困难。

出于这个原因,分离主义者继续从事非法活动可能对格鲁吉亚和整个国际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为解决冲突采取的步骤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

非法贩毒属于能够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犯罪类型。因此,我们非常重视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尤其在区域一级。在这一方面,我要强调正在该地区进行的某些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

格鲁吉亚是运输走廊欧洲高加索亚洲项目的创立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该项目规定通过重建和恢复海港、铁路和高速公路来发展东西方运输走廊。其最终目标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建立一个最短和最有利可图的路线。重要的是,要在欧洲联盟的赞助下并在其全力支持下执行这一项目。

我们需要考虑到诸如建造输油管和重新建立丝绸之路等最重要的项目。

黑海区域在发展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增长,它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我们按照格鲁吉亚总统的倡议,还打算在本组织的框架内推动相互的活动。黑海区域必须成为一个安全地带,使毒品贩子无法通过。

我们须意识到,今天就建立有效率的机制所进行的活动,将有助于我们防止明天毁坏我们社会的危险。

我无意于详细提出格鲁吉亚在打击毒瘾和非法贩运方面仍然需要的援助问题。每个国家都需要促进这一目标,在这方面,我要欢迎克林顿总统讲话中阐述的美国政府的倡议,它涉及在新墨西哥开办的一个有关减少毒品需求的国际培训班和帮助有关政府控制这一问题的意图。

我要向大会保证,格鲁吉亚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尽其全力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格鲁吉亚外交部副部长的发言。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文莱达鲁萨兰国副内政大臣 Paduka Haji Abidin Abdul Rashid 酋长阁下发言。

Abdul Rashid 酋长(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同我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本届特别会议主席的当选。我相信,本届会议有了他的干练指导和广泛的经验,将获得圆满完成。我还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为准备各项必要文件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些文件为我们的审议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情况。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问题是全球关注的问题。它威胁到人的价值和社会结构,并危害各国的安全与稳定。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毒品滥用和贩运不顾任何国家的边界、文化差别、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将能够单独处理这一问题。因此,需要以集体的努力来解决和处理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欢迎本届特别会议的召开。无疑,这将进一步证实国际合作在打击毒品罪恶中的休戚相关性。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开会处理毒品滥用的问题。1990 年,召开了处理类似问题的第十七届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有关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的国际合作的《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方案》。其战略是引导我们走向 2000 年。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技术发展和诸如安非他命类兴奋剂等合成药品的出现,需要采取新的战略和技术来对付这一问题。我们相信,本届特别会议将制订出能够充分执行至下一千年的必要的战略。

文莱达鲁萨兰国也存在毒品滥用问题,尽管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文莱达鲁萨兰国主要是一个消费国家,通常青年人是毒品贩子的主要贩毒对象。我们意识到这一趋势,加强了我们在减少需求、尤其是初步预防方面的努力,以期劝阻青年一代不要被毒品所吸引。我们支持将在本届会议中审议的减少需求的指导原则。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减少对非法毒品需求的系统办法。

文莱达鲁萨兰国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与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毒品滥用和贩运的现象。我们是所有打击毒品滥用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即经 1972 年议定书所修正的《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们参加了国际和区域活动,并致力于履行我们根据各项国际有关毒品的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文莱达鲁萨兰国同本区域的很多国家一样,具有严格的法律和执法的严厉作法。然而,我们对毒品滥用者采取了一种社会性的作法。

我们支持同等强调减少对非法毒品的需求和供应的国际战略。

我们还认为,联合国能够通过一项全球行动方案而在打击毒品罪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希望能够在本届会议上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都一致认为,打击毒品滥用无疑是一项困难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道表示共同努力以确保切实执行该行动方案。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文莱达鲁萨兰国对联合国打击毒品滥用和有关活动的努力的承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文莱达鲁萨兰国副内政大臣的发言。

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 Makarim Wibisono 先生发言。

Wibisono 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个专门讨论应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十分重要和及时的论坛。自昨天以来,很多著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代表团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看法。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同大家一道充分支持对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和康复问题的强调,我们自己也承诺进行防止非法毒品的活动。

我们认为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禁毒署)必须继续在这一全球性斗争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要在 2008 年之前减少非法种植的作法,我们全力支持,而且印度尼西亚也参加支持通过关于铲除非法毒品作物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各种做法,其中有替代发展。禁毒署应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帮助受害国家并致力于保持国际合作以便通过诸如综合农村发展改善受害群体的条件。为此目的,禁毒署还应继续为支助和支持这些领域的替代发展和项目起触媒作用。

印度尼西亚对于在国际上扩大的洗钱和其他严重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感到十分关切。我们决心采取必要措施使洗钱成为一项应予惩罚的犯罪,以支持打击非法毒品贩运的全球斗争。

我现在有幸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在本届特别会议上讲话。国际社会一贯表示对结束毒品的承诺和决心。我们把本届特别会议看作已取得的重大进展和二十一世纪演变中的需要和挑战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承认有必要调整当前的做法以适应新的趋势,诸如吸食合成毒品。我们认识到有必需制订明确的目标以及行动和执行在这一讲台上得到雄辩支持的各项方案的时限。

我们现在致力于弥合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77 国集团认为联合国系统中的有关机构,诸如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和禁毒署必须得到必要的支持

以充分和有效执行其任务并作为行动的催化力量。我们欢迎加强联合国禁毒能力,因为只有通过联合国驱动的行动我们才能避免不自觉地采取干预性、短期的解决办法并更好地执行一项建立在责任分担、协调行动和国家平等原则之上的多边方案。

77 国集团一贯告诫不要受随时存在的诱惑开展打击毒品供应的运动而不同时把大量资源用于减少需求,因为从根本上说,需求是毒品问题的驱动力。任何旨在减少需求的努力应是多方面的,而且应不仅包括教育、预防和宣传运动,还应包括大力使那些因滥用毒品而沉沦者得到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因此我们支持通过关于减少需求的指导原则宣言草案。

同时,我们欢迎及时提出反对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苯丙安神兴奋剂及其的行动计划,这将有助于采取一种真正均衡和全面的做法。77 国集团也参加支持禁毒署为铲除非法作物并在不久将来结束种植这种作物的全球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大力强调替代发展应永远是一个优先项目,在实行替代作物的同时应有旨在通过全面发展方案使那些参与这些活动的社会群体完全融入社会的方案。

在谈到非法毒品问题的全部时,我们不能回避贫穷这一内容。因为正是赤贫及其所造成的绝望才使毒品贸易和滥用麻醉品连绵不断,而正是同贫困的后果苦斗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参与解决这一问题。当我们想到非法毒品贸易的收入几乎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十倍时,发展中国家走投无路的困境就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加悲惨。而当非法毒品贸易继续兴旺发达时,官方发展援助继续滑坡。我们应极力强调发展这一内容的至关重要性以及贫困和社会经济上的排斥在诸如种植非法作物这些非法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欢迎铲除非法毒品作物和替代发展的国际合作行动计划草案,这是作出国际和国家反应的一个积极基础。我们只希望它将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得到全面执行。

同样,在国家 and 国际一级,不仅应注意穷人进行的非法活动,还应作出努力制止通过洗钱这一行业取得的利润,而这应在任何新战略中都应该有突出的地位。在贸易自由法和自由贸易区向前推进之时,全球化的到来已经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处理。目前的

估计是每天约有 2 万亿美元跨越全球,这对有组织犯罪辛迪加是个巨大的机会。我们需采取更多的措施对付这一趋势。如果不加制止,这一趋势将继续构成对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的威胁并继续向国际毒品卡特尔提供巨大的财政资源。

因此 77 国集团和大家一起敦促全面执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特别是那些禁止洗钱的条款。此外,我们期望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药管厅)在其打击洗钱的全球方案范围内,应会员国的要求向它们提供必要的训练、咨询和技术援助。为确保 1988 年公约的普遍适用,我们强烈鼓励所有国家签署该公约并以在执行中合作显示同非法毒品作斗争的政治意愿。

在结束发言之前,77 国集团谨强调加强联合国系统毒品控制机构的运作和治理以及确保尤其是向禁毒署作为一个主要的多边倡导机构提供足够资金的重要性。此外,应特别注意诸如在国际和国家训练方案领域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协作的重要性,以及必须使全系统的行动计划成为协调活动的有效机制,而不仅是明确问题的所在。

77 国集团对于我们在作出共同努力执行一项有效和有力的禁毒战略中所面临的问题之大和道路之艰难没有错误的想法。然而,我们承认在这个大会中虽然有些国家受到更直接的影响和挑战,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免受其害。非法毒品贸易仍然在国际社会中象癌症一样蔓延。因此,77 国集团全力支持执行大会即将通过的新的政治宣言的内容,以及支持几个新的行动计划。现在我们将一起在过去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并形成一项切实、侧重行动的战略以取得持久和积极的变化。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菲律宾代表团团长 Felipe Mabilangan 先生阁下讲话。

Mabilangan 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菲律宾同国际社会一起欢迎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本届特别会议,这次会议重申并表明我们共同努力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

坚定承诺。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筹备委员会主席及其主席团周到和执着地主持筹备委员会历次会议。同样,我们也要对墨西哥的作用表示承认,其倡议导致召开本届特别会议。

菲律宾代表团祝贺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厅新任厅长 Pino Arlacchi 先生,他自就职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并给联合国会员国处理毒品问题确定了方向。

菲律宾对滥用危险药物不断构成的威胁感到关切,因此,同国际社会一起要求对这种祸害蔓延的一切方面制定迅速行动方案。

菲律宾政府完全赞同亚洲——太平洋区域六国——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就 1993 年药管制问题理解备忘录发表的《联合宣言》。该《联合宣言》最好地表达了菲律宾人民使世代摆脱致命毒品祸害的最深切决心。具体地说,菲律宾政府完全支持筹备委员会制订的《宣言》草案和《行动计划》。

我们认为,政治声明是提高觉悟并使决策者、媒体、青年人和大众都参与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也支持《宣言》草案,该宣言草案第一次把焦点集中在取缔危险药物全面战略的减少需求方面。

菲律宾欢迎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菲律宾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旨在铲除非法药物作物的执法努力必须同有效的替代发展方案和给减少非法需求和非法供应分配资源方面的均衡办法结合起来。但是,这种办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财政援助。如果没有充足资金,那么尽管人们提出各种道德论点,但市场将决定副业种植的首选作物。

菲律宾认为,《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是对毒品问题展开协调一致斗争的重要支柱。在这方面,应该同样注意提高觉悟、减少需求、减少供应和控制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先质。

关于因特网和计算机软件,我国代表团提议,应该按照筹备委员会所提行动计划的最初意图,使行动计划在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进攻作用。我们的年青人受这种现象的影响最大,并将最终保持我们这一代可能发起的任何事业。

我们欢迎关于促进司法合作措施的行动计划。我们目前正在审查我国的法律,特别是银行保密和引渡方面的法律,以便从各个角度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出有关洗钱问题的立法。我们支持为此目的的各项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安排。我们也支持制订全面国际法律文书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提案,这种犯罪在助长使用非法药物及其相伴而生的各种活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承认,毒品威胁是犯罪浪潮升高的根源,这种犯罪浪潮造成生命损失、给社会结构构成严重挑战并损坏财产。我们也认识到它给民主体制和国家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知道它阻碍经济发展并破坏大众对政府维持安宁与秩序能力的信任。因此,我们已恢复对因违反禁毒法而犯下的某些滔天罪行判处死刑,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禁毒法涵盖非法贩运,药物滥用和危险药物的非法制造、销售和拥有。

我们还在国家的缉毒运动中,通过使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更多地参与,加强和扩大我国的多部门办法。除现行引渡条约外,菲律宾还在考虑同中国、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作出类似的引渡安排。另外,我们还针对毒品供应管制,预防教育、宣传、研究、康复和治疗中心的管理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进行各项努力。

关于洗钱,我们认为这是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的一个关键部分。各国政府都必须本着真正的合作与透明度精神团结起来,以便堵住目前被毒品卡特尔利用的各种漏洞。

菲律宾将继续比以往任何都更集中地展开对所有毒品问题的战争。但我们认识到,政治意愿本身可能并不足以取得全胜。因为非法毒品跨越国家边界,没有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克服。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菲律宾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 Ahmad Kamal 先生阁下发言。

Kamal 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巴基斯坦内政部长 Chaudhry Shujat Hussain 发言,他不幸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我荣幸地就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向大会发言。毒品问题今天不是任何单一国家的独特问题。这是一个要采取全球办法的跨国问题。

巴基斯坦新政府在 1997 年就职后通过了全面的毒品立法。今天,Nawaz Sharif 总理的政府骄傲地宣布,所有海洛因实验室都被摧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署长 Pino Arlacchi 先生已在其 1998 年 4 月给 Nawaz Sharif 总理的信中赞扬巴基斯坦政府采取的行动,他把这种行动描述为在同毒品问题作斗争中“以直接和坚定方式”采取的“大胆历史性步骤”。他进一步表明:

“国际社会将能够把巴基斯坦视为一个展示如何处理和战胜非法麻醉品种植问题的楷模。”

我们在国内对付毒品威胁和限制其流入国外的各项步骤包括:让现役军人参加缉毒部队打击毒品犯罪、把缉毒方案的年度预算提高 20%对毒品犯罪分子实行死刑,并逐渐采纳一项全面的麻醉品问题总计划。

巴基斯坦仍然是毒品文化的最大受害国之一,有四百万致瘾者深陷其中。在一份药物管制署的说明中,巴基斯坦被确定为受麻醉问题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我国社会的福利取决于能否铲除这个邪恶。我们已经看到滥用毒品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破坏。

毒品问题全球化要求人们在家庭、学校、清真寺、教堂和政府及民间活动的所有舞台进行这场战斗。归咎他人很简单。这是一个实现共同目标和分担责任的问题。

消费国、过境国和生产国都应共同努力。应该同样重视减少需求和严厉惩处。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不应有任何双重标准的空间。应该对执法和惩处办法重新进行充分思考。人们奇怪

地看到,在发展中国家敦促严厉惩处同时,工业化国家却在个人自由的掩盖下,比较宽容地看待毒品问题。

毒品也提出了一个道义的挑战。毒品的威胁是许多社会、文化和经济弊病的根源。宗教和道德说教应当成为使青年避免毒品的计划的关键内容。

毒品文化是没有边界的。它使我们大家都成为受害者。我们需要对在电视和电影中突出毒品的文化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毒品对男女老少造成的严重损害没有什么浪漫可言。在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毒品的危险越来越严重。

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向毒品的危险宣战。我们的麻醉药品管制人员,包括军方的现役成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危险的工作,值得赞扬。

应当感谢捐助国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希望,它们在政治压力下将继续作出承诺。

今天,巴基斯坦面临一个强大邻国炫耀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该政府首脑自豪地宣称该国现在已经是核武器国家的双重危险。这种情况以及西方软弱的反应,使巴基斯坦别无选择,只能走上自卫的道路。

我们对巴基斯坦人民有信心。他们一再证明其战胜一切挑战的勇气。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保证,我们不会让核危险破坏我们同麻醉品威胁进行的斗争。现在是那些对人类的未来抱有认真和真诚态度的人团结起来同这一致命的现代瘟疫作斗争的时候了。如蒙天佑,我们将获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